

【聊斋之爱】

□马瑞芳

蒲松龄说:真正的爱情能感天地、泣鬼神,只要真心相爱,就不要管对方身份,哪怕是鬼神。《香玉》中出现个爱情达人黄生。他爱上美女香玉,知道她是白牡丹花妖后,更爱。花妖变成花鬼,照样爱,自己死后还要变成花,寄魂白牡丹花旁。黄生是个彻底的“达”人,不仅对“异类”不疑,还要自己变异类跟恋人长相依,“达”到登峰造极。

白牡丹香玉在黄生面前先后以花、花妖、花魂、花中美人四种姿态出现,四种形态都得到黄生的热爱而且越来越爱。

第一次是真实的花。黄生喜欢牡丹,他住在崂山下清官,看到一株“牡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织锦”。这是真实的花。黄生因为喜欢牡丹花,盖了房子在牡丹花旁读书,跟花长相伴。

第二次黄生看到的是牡丹花妖,黄生遇到一位穿着白色衣裙徘徊在牡丹花下的女郎,“素衣掩映花间”。黄生很奇怪: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子?拔脚追赶,女郎吓跑了,“袖裾飘飘,香风洋溢”,“香风”暗点是花妖化身。然后,白衣女郎主动来跟黄生幽会,乐意跟黄生长相爱,顺口吟出一首诗:“良夜更易尽,朝曦已上窗。愿如梁上燕,栖处自成双。”黄生称赞香玉“秀外惠中,使人爱而忘死”。两人异常缠绵。但好景

白牡丹的生死恋

白牡丹香玉在黄生面前先后以花、花妖、花魂、花中美人四种姿态出现,四种形态都得到黄生的热爱而且越来越爱。

不长,香玉眼泪汪汪地来告别,说她要走了。第二天,丈余高的白牡丹被即墨蓝氏看中,挖走了。黄生明白自己爱的是牡丹花妖,爱得更深。听说白牡丹被挖走后枯萎了,黄生怅惋不已,做哭花诗五十首,每天到空荡荡的花穴前哭。然后是无尽的思念:“冷雨幽窗,苦怀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席。”他跟香玉的女友绛雪一起怀念香玉,却并不见异思迁,仍然苦恋香玉。他的痴情感动了天上的总花妖,允许香玉来到他身边。

第三次出现在黄生面前的香玉是牡丹花鬼魂,香玉“盈盈而入”——如此写花的鬼魂形态真是妙哉——来到黄生身边。花枯萎了,花妖居然可以再变成花鬼!跟花魂打交道有种特殊感觉,“生把之觉虚,如手自握”,黄生觉得握着香玉的那只手空无一物,好像自己握着空拳。“偎傍之间,仿佛一身就两个情人像平时那样相依相偎时,黄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整个靠在一个影子上。黄生很痛苦,他希望有个实实在在的爱人。香玉也很痛苦,她希望能跟黄生真真实实相爱。香玉对黄生解释说:过去我是花之神,形体是凝聚的,现在我成了花之鬼,形体是飘散的,你就只当是在做梦吧。怎么样让美梦成真?香玉教给黄生,给白牡

丹的萌芽每天浇上一杯特制药物,一年后,她可以复活。

第四次是牡丹花妖复活,这是古代小说最美丽的片段之一。黄生如约给白牡丹浇灌起死回生的药,到了约定期限,他看到“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已下,则香玉也。笑曰:‘妾忍风雨以待君,君来何迟也!’”多么美妙的镜头,电影、电视、动画,不管怎么表现都美极了,妙极了的镜头。但明伦评:“种则情种,报则情报,苞则情苞,蕊则情蕊。”

黄生明知香玉是花妖,反而爱得更深、更切、更执着,当他自己病重将死的时候,一点不害怕,认为自己死后反而可以永久留在香玉身边。他告诉家人:我死了,会变成白牡丹旁的一棵紫牡丹,但是不开花。黄生死后,白牡丹旁边果然有了“赤芽怒生,一放五叶”的花。因为赤芽不开花,被道士砍去,白牡丹也憔悴而死,完成了“花以鬼从,人以魂寄”(花以鬼的形式追随恋人,人以魂的形式追随花妖)的动人爱情悲剧。

汤显祖说过,“情不起其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皆非情之至也。”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复生,成千古

绝唱。黄生和香玉为了爱,可以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可以费尽曲折地选择重生,生生死死,痴情不变。

前人爱情小说经常写三世情。《香玉》完成了前人从未写过的痴爱六部曲:

第一部,黄生爱大自然的牡丹花;

第二部,黄生爱幻化成少女的花妖;

第三部,黄生爱变成鬼魂的牡丹花妖;

第四部,黄生爱从花魂复活的花妖;

第五部,黄生变成花跟牡丹花长相依。

第六部,白牡丹为黄生化身的紫芽殉情。

古代诗词小说写忠贞不渝的爱情常用比翼鸟、连理枝来比喻。杨玉环和李隆基在长生殿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六朝小说中,韩凭夫妇生前不能相聚,死后墓地上的树枝相连,鸳鸯在上边啼鸣;乐府诗里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以死跟封建家长抗争,最后也变成交颈鸳鸯;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化成蝴蝶。黄生和香玉之恋,从人爱牡丹花到人变牡丹花的连理枝,再到花的殉情,太不寻常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史上现存最早的纸本绘画真迹,是唐代韩滉(公元723-787年)的《五牛图》。这宣纸之上的中国,留给我们最早的印记,不是人物,不是山水,也不是花鸟,而是并非最多见的题材——牛。这仿佛是一个民族的隐喻。如果说有一种生灵能够代表中华民族5000年农耕文明的历史,那必定是牛这种动物。牛既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依赖,也代表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勤奋与坚忍。不管是青草萋萋的无限春光中,还是风雪呼啸的艰难寒冬中,它都不为所动,沉默、倔强,负重前行——像极了经历了无数辉煌和苦难的中华民族。因此,这幅画已经不仅

【宣纸上的故事】

《五牛图》

□李北山

仅是一幅艺术珍品,历经一千多年,它阅尽人间沧桑,时光凝聚其中,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或许,这正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这幅画没有背景,没有远山,没有村舍,没有树木,没有草地,甚至没有天空,没有大地,一切皆隐没于纸张的纹理之中,只有这纸,在时光的冲刷下,日益显现出黄土的颜色。它们以一种永恒的姿态站在那里,仿佛正面对一个突然的闯入者。

一头牛对这闯入者毫不在意,依然低头慢慢地啃草,顺便在还没发芽的荆棘枝条上蹭一下痒,淡然、享受,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一头牛似乎是受了一点惊吓,翘首走开,但又走得不急不缓,仿佛怕失了身份;一头牛也自顾走开,却忍不住回头来看,它伸着舌头,一脸的俏皮,似乎安静被打扰了,有点无奈,又觉得无所谓,做个鬼脸鄙视一下他,也像是在招呼它的同伴跟它一起离开,因为它的那个伙伴面对着这个突然的闯入者,根本就不害怕,甚至没有一点慌张,只是瞪着他,满眼的好奇,那么纯真自然,像在猜一个好玩的谜语;只有那头戴着笼头的大黄牛,冷漠地瞥一眼这不速之客,继续缓步踱行,苦苦思索,眼神中有难过、有恼怒、有无奈。只有它不高兴。

韩滉出身宦宦之家,他历经玄宗至德宗四代,从地方官到藩镇、宰相。大画家阎立本(约601-673年)也曾为相,曾在唐太宗朝任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朝政。姜恪历任将军,立功塞外,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右相驰誉丹青”其实是说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韩滉则不然,是一个有手腕的政治人物,历史对他褒贬不一。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一向节俭,一身衣服和睡的被褥能十年不换,没有豪宅,住处只能避风挡雨,他也从来不为家人谋私利。作为政治家,他却以丹青驰誉中国艺术史。除了画画,他最喜欢弹琴。他绘画远师南朝陆探微,书法也很好,学张旭的草书,得其韵味。

因《五牛图》,历史上皆知韩滉画牛之精妙,《宣和画谱》虽称韩滉画牛“落笔绝人”,却将韩滉列入“人物门”。原来,韩滉在当时以人物画最为著名,造诣精深,自成一家。唐中晚期的画家程修己认为,周昉的人物画姿态过于丰硕而伤其俊秀,张萱的人物画用色太过艳丽而影响神情,只有韩滉的人物画能兼张周之长又弃其不足,尽善尽美。宋代邓椿在其《画继》中评价李公麟时这样说:“士夫以谓(公麟)画马愈于韩干,佛像追吴道玄,山水比李思训,人物似韩滉,非过论也!”这句话说明,在邓椿看来,韩滉在人物画方面的成就能和韩干的鞍马、吴道子的佛像、李思训的山水互比高下。反之,画史言及鞍马动物画时有“韩马戴牛”之说,“韩”是著名的韩干,“戴”是戴嵩,是韩滉的学生,跟他学画牛。韩滉“尤好图田家风俗”,描绘农家事物、风俗人物,表现农家生产、生活场面的田园风俗画在韩滉绘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宣和画谱》所载北宋御府藏韩滉画迹三十六幅中,有十九幅是田园风俗,十三幅是人物,而牛畜画只有四幅。

【读史启悟】

□王春南

古代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财产状况,朝廷一般是掌握不了的。除非官员被抄家,或者身死之后,家属无力安葬,朝廷才得以知悉哪位官员贪浊、哪位官员清贫。因此之故,史书中有一些关于特大贪官如和珅等人抄家物资的记录,却很少有关于其他官员财产的记载。

诸葛亮、魏征、司马光三人的财产状况,是能从有关史书上查到的。现简要介绍如下:

三国蜀汉宰相诸葛亮,有田15顷,较贫瘠。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一份奏章中,申报了家庭财产:“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从这份申报材料看,诸葛亮的这份主要财产是薄田15顷(那栽种800棵桑树的地,应当包括在15顷田之内),是不能算多的。其他财产寥寥无几,身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唐朝宰相魏征留给子孙的房产,价格不菲。据《新唐书·白居易传》,魏征的房屋到他孙子时,已增值至600万。孙子要用钱,将祖父遗下的房子卖了。有个叫李师道的官员,自己掏钱600万,打算为魏征之孙赎回房产。白居易得知后,上奏唐宪宗:魏征的后人不能守住魏征的房产,陛下应当从照顾这位贤相的子孙出发,赎回房屋,然后赐给他们。这种好事应当由朝廷来做,而不能让李师道个人去做,他就是“掠美”了。白居易的意见为唐宪宗所采纳。

魏征的房产,来源正当而合法。魏征虽然身居宰相高位,但住房条件较差。一直到晚年,到病危时,他家都没有正厅。唐

诸葛亮申报财产轶事

诸葛亮的确是淡泊自守,自奉清俭。他既无灰色收入,更无黑色收入,心地坦荡,因而无须隐匿任何事。

太宗吩咐有关部门,从建造官殿的材料中找一些小规格的运来,为魏征家建造正厅。只花了五天时间,一间正厅就建成了。直到魏征去世前几天,他才拥有正厅。魏征的房屋,最值钱的正厅部分相当于“福利房”,是朝廷为他建的。

北宋宰相司马光在洛阳有田三顷,还有房产。三顷地,对一个宰相来说,是很少的。唐朝有一个名叫杨志操的官员,他在从政之前的目标是:有田10顷,奴仆10人。三顷地,连这位尚是一个布衣的杨志操都看不上。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去世后,家无余钱,家人连丧葬费都付不起。“妻妾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司马光的夫人卖了田地,才安葬了司马光。作为昔日宰相夫人的她,这时过起了清苦的日子,吃粗劣的食物,穿低劣的衣服,直到去世。至于司马光在洛阳的房屋有多少,洛阳的市民都是清楚的。原来北宋洛阳有这样的风习,高官的私家园林每到春天都要向市民开放。按惯例,游客会自动付给或多或少“茶水费”。“茶水费”相当于门票收入,一个春天,总数可观。仆人每次将这笔收入上交司马光时,司马光总是让仆人留下自用。开放私家园林,实际上起到了公开官员房产的作用。这不是朝廷下令要求做的,而是社会风气使然。

在以上提到的三位宰相中,主动向朝廷申报家庭财产的,从我接触的史料看,仅有诸葛亮一人。我又一目数行地将晋代陈寿著《三国志》一书翻检了一遍,除了诸葛亮外,没有发现魏、蜀、吴三国任何一名官员申报家庭财产。我不敢据此断言诸葛亮这样的主动申报财产的典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但起码可以说,这种典型是极其罕见的。

诸葛亮为何敢于主动申报



财产?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他并非豪富,从家无余财这一点看,或许连“中产”也谈不上,公开家庭财产,不会让人吃惊;二是其财产来源合法,经得起问,经得起查。打个不很恰当比方,现代的哪位男人,他如果堂堂正正,不养情妇,不包“二奶”,他就不怕向妻子公开通讯录以及短信内容,因为他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心中无鬼。

15顷地,对于一个宰相来说,多不多呢?可以举同时代的例子。魏国将领满宠,晚年官封太尉,魏明帝一次赏赐他50顷田,还有谷500斛、钱20万。吴国将领蒋钦受命去打关羽,不幸在行军途中病亡,孙权为表彰他,也为抚慰他的妻、子,赐给他的妻、子二百顷田,还有芜湖民200户。吴国国主孙皓于公元280年投降晋朝后,前往洛阳,晋武帝赏给他30顷田,每年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相较而言,诸葛亮的田产,只能算是区区之数。他没有必要向朝廷隐匿这15顷地。

诸葛亮在上述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中,特别说明了及家人的收入来源。一共两块:15顷

田和800棵桑树的收入;担任宰相职务的收入。前一项收入供家人使用,大致可保自给有余。后一项收入供诸葛亮本人使用,解决他“随身衣食”问题。除了这两项收入,诸葛亮再无别的进账。他所说“别无调度”,意为没有其他“安排”,没有“征调”,亦即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没有让官府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他所说“不别治生,以长尺寸”,意为他本人不另外经营家业,包括从事商业活动,不靠经营活动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收入全部正当合法。他谢世以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申报财产的奏章中说的“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诸葛亮的确是淡泊自守,自奉清俭。他既无灰色收入,更无黑色收入,心地坦荡,因而无须隐匿任何事。

诸葛亮申报财产后,外界反应似乎很冷淡。一方面,蜀汉朝廷放着诸葛亮这么好的典型不予推广;另一方面,未见官员仿效诸葛亮申报财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本文作者为艺术学者)